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七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斯

邪聚品第三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人在
邪見聚者有何相像有何相貌尒時
諸比丘白世尊言如来是諸法之王
諸法之尊善哉世尊當與諸比丘而
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世尊告
曰汝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尒時諸比丘
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在邪聚之人當
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知此人為
住邪聚云何為五應笑而不笑應歡
喜時而不歡喜應起慈心而不起慈
心作惡而不恥聞其善語而不著意
當知此人必住邪聚若有衆生住邪
聚者當以此五事知之復次有衆生
有住正聚者有何相貌有何因緣尒
時諸比丘白佛言如来是諸法之王
諸法之尊唯願世尊當與諸比丘而
說此義我等聞已當奉行之世尊告

曰汝等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别其
義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尒時諸比
丘從佛受教世尊告曰在正聚之人
當以五事知之以見五事則知此人
為住正聚云何為五應笑則笑應歡
喜則歡喜應起慈心則起慈心可耻
則耻聞善着意當知此人已住正聚
是故諸比丘當除邪聚住於正聚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来出現
世時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
轉法輪二者當度父母三者無信之
人立於信地四者未發菩薩意使發
菩薩心五者當授將来佛决若如来
出現世時當為此五事是故諸比丘
當起慈心向於如来如是比丘當作
是學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惠施不
得其福云何為五一者以刀施人二者

以毒施人三者以野牛施人四者婬
女施人五者造作神祠是謂比丘有
此五施不得其福比丘當知復有五
施令得大福云何為五一者造作園
觀二者造作林樹三者造作橋梁四
者造作大舩五者與當来過去造作
房舍住處是謂比丘有此五事令得
其福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凉　及作好橋梁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是故諸比丘當念修行此五德施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
力輕慢夫主云何為五一者色力二
者親族之力三者田業之力四者兒
力五者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
比丘當知女人依此五力已便輕慢
夫主設復夫以一力盡覆蔽彼女人
云何為一力所謂富貴力也夫人以
貴色力不如親族田業兒自守盡不

如也皆由一力勝尒許力也今弊魔
波旬亦有五力云何為五所謂色力
聲力香力味力細滑力夫愚癡之人
著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者不能得度波
旬境界若聖弟子成就一力勝尒許力
云何為一力所謂無放逸力設賢聖
弟子成就無放逸者則不為色聲香
味細滑之所拘繫以不為五欲所繫則
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
魔境界度諸畏難至無為之處尒時
世尊便說此偈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佛告諸比丘當念修行而不放逸如
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
欲想云何為五欲想一者生豪貴之
家二者嫁適富貴之家三者使我夫
主言從語用四者多有兒息五者在家
獨得由己是謂比丘女人有此五事
可欲之想如是比丘我比丘亦有五

事可欲之想云何為五所謂禁戒多
聞三昧成就智慧智慧解脫是謂比
丘有此五事可欲之法尒時世尊便
說此偈

我生豪族種　亦適富貴家　能役使夫主
非福不剋獲　使我饒兒息　香華自嚴飾
雖有此想念　非福不剋獲　信戒而成就
三昧不移動　智慧亦成就　懈怠而不剋
尋欲得道果　不由生死㓨　願欲至涅槃
懈怠而不剋

如是諸比丘當求方便行於善法除
去不善法漸當前進無有中悔之心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尒時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時不
應向人礼云何為五若在偷婆中不
應向礼在大衆中不應向礼又在道
路不應向礼病痛者牀不應向礼若
飲食時不應向礼是謂比丘有此五
事不應向礼復有五事知時之礼云
何為五不在偷婆中不在大衆中不
在道路亦不病痛復非飲食此應向

礼是故諸比丘當作方便知時之行
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世
尊告優頭槃汝今入羅閱城求少温
湯所以然者如我今日脊患風痛優
頭槃白佛如是世尊是時優頭槃受
佛教已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求
湯尒時尊者優頭槃便作是念世尊
有何因縁使我求湯如来諸結已盡
諸善普會然如来復作是語我今患
風又復世尊不授姓名當至誰家是
時尊者優頭槃以天眼觀羅閱城男
子之類必應度者是時見羅閱城中
有長者名毗舍羅先不種善根無戒
無信邪見於佛法衆與邊見共相應
彼便有此見無施無與無有受者亦
復無有善惡果報無今世後世無父
無母世無沙門婆羅門等成就者於
今世後世自身作證而自遊化壽命
極短餘五日之後當取命終又事五
道大神是時優頭槃便作是念如来
必欲度此長者所以然者此長者命

終之後當生帝哭地獄中是時優頭
睺便笑五道大神遥見笑即隱其形
而作人像来至優頭睺所而給使令
是時尊者優頭睺將此使人往至長
者門外住默然不語是時長者遥見
有道人在門外立即時便説此偈

汝今默然住　剃頭著袈裟　為欲求何等
因由何故来

是時優頭睺復以此偈報曰

如来無著尊　今日患風發　設有温湯者
如来欲洗浴

是時長者默然不報是時五道大神
告毗舍羅先曰長者可以湯相惠必
當獲福無量當得甘露之報是時長
者報曰我自有五道大神用此沙門
為能加益何等事是時五道大神便
説此偈

如来當生時　天帝来下侍　更誰出是者
能與共儔疋　用五道神為　不能有所濟
寧供養釋師　便獲大果報

尒時五道大神復重語長者曰汝好
自守護身口意行汝不知五道大神
之威力乎是時五道大神即化作大

鬼神形右手執劒語長者曰今我身
者是五道大神速與此沙門湯勿足
稽留是時長者便作是念甚奇甚特
五道大神乃供養此沙門即以香湯
授與道人復以石蜜授與沙門是時
五道大神自執此香湯共優頭槃至
世尊所以此香湯奉上如来尒時世
尊以此香湯沐浴身體風尋時差更
不增劇是時長者後五日便取命終
生四天王中是時尊者優頭槃聞長
者命終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是時優頭槃白如来言此長
者命終為生何處世尊告曰此長者
命終生四天王中優頭槃白佛言此
長者於彼命終當生何處世尊告曰
於彼命終當生四天王中三十三天
乃至生他化自在天於彼命終復来
生四天王中此長者身六十劫中不
墮惡趣最後得作人身剃除鬚髮著
三法衣出家學道成辟支佛所以然
者湯施之德其福乃尒是故優頭槃
恒念浴衆僧聞說道教如是優頭槃
當作是學尒時尊者優頭槃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有異比丘不樂修梵行欲
捨禁戒還為白衣是時彼比丘往至
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尒時彼
比丘白世尊言我今不樂修於梵行
欲捨禁戒還為白衣世尊告曰汝今
何故不樂修梵行欲捨禁戒還為白
衣比丘報曰我今心意熾盛身中火
燃若我見女人時端正無雙我尒時
便作是念使此女人與我共交又復
作是念此非正法設我從此心者則
非正理我尒時復作是念此是惡利
非為善利此是惡法非為善法我今
欲捨禁戒還為白衣沙門禁戒實不
可犯我於俗人中可分檀布施世尊
告曰夫為女人有五種惡云何為五一
者穢惡二者兩舌三者嫉妬四者瞋
恚五者無反復尒時世尊便說此偈
非善由財義　現善內懷毒　壞人趣道善
如鷹捨汙池
是故比丘當除不淨之想思惟淨觀
比丘思惟淨觀已盡斷欲愛色愛無

色愛盡斷无明憍慢汝今比丘欲
從何生為從髮生然髮悪露不淨皆
由幻化誑惑世人手爪齒形體之屬
乃無淨處何者是真何者是實從頭
至足皆悉如是肝膽五藏有形之物
無一可貪何者是真汝今比丘欲從
何生汝今善修梵行如来正法必當
盡苦人命極短不久存世雖復極壽
不過百歲所出無幾比丘當知如来
出世甚為難值聞法亦難受四大形
亦復難得諸根具足亦復難得得生
中國亦復難值與善知識相遭亦復
難得聞法亦難分別義理亦復難得
法法成就此事亦難汝今比丘設與
善知識從事者便能分別諸法亦當
與人廣演其義設當聞法已則能分
別能分別法已則能說其義無有欲
想瞋恚愚癡之想以離三毒便脫生
老病死我今粗說其義尒時彼比丘
從佛受教便從坐起礼世尊足便退
而去是時彼比丘在閑靜之處思惟
其法所以族姓之子剃除鬚髮出家
學道欲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
之尒時彼比丘便成阿羅漢尒時彼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陁竹
園所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尒時阿
難多耆奢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是時多耆奢在一巷中見一女人極
為端正與世奇特見已心意錯乱不
與常同是時多耆奢即以偈向阿
難說
欲火之所燒　心意極熾然　願說滅此義
多有所饒益
是時阿難復以此偈報曰
知欲顛倒法　心意極熾然　當除想像念
欲意便自休
是時多耆奢復以偈報曰
心為形之本　眼為候之原　睡卧見扶接
形如亂草萎
是時尊者阿難即前進以右手摩多
耆奢頭尒時即說此偈
念佛無貪欲　度彼欲難陁　覩天現地獄
制意離五趣
是時多耆奢聞尊者阿難語已便作

是說止止阿難俱乞食訖還至世尊所是時彼女人遥見多耆奢便笑時多耆奢遥見女人笑便生此想念汝今形體骨立皮纏亦如畫缾內盛不淨誑惑世人令發乱想尒時尊者多耆奢觀彼女人從頭至足此形體中有何可貪三十六物皆悉不淨今此諸物為從何生是時尊者多耆奢復作是念我今觀他形為不如自觀身中此欲為從何生為從地種生耶水火風種生耶設從地種生地種堅強不可壞設從水種生水種極濡不可獲持設從火種生火種不可獲持設從風種生風種無形而不可獲持是時尊者便作是念此欲者但從思想生尒時便說此偈

上文火種類餘應少二字本同未詳

欲我知汝本　但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尒時尊者多耆奢又說此偈如思惟不淨之想即於彼處有漏心得解脫時阿難及多耆奢出羅閱城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多耆奢白世尊言我今快得善利以有所覺

世尊告曰汝今云何自覺多耆奢白
佛言色者無牢亦不堅固不可覩見
幻為不真痛者無牢亦不堅固亦如
水上泡幻為不真想者無牢亦不堅
固幻為不真亦如野馬行亦無牢亦
不堅固亦如芭蕉之樹而無有實識
者無牢亦不堅固幻為不真重白佛
言此五盛陰無牢亦不堅固幻為不
真是時尊者多耆奢便說此偈

色如聚沫　痛如浮泡　想如野馬
行如芭蕉　識為幻法　最勝所說
思惟此已　盡觀諸行　皆悉空寂
無有真正　皆由此身　善逝所說
當滅三法　見色不淨　此身如是
幻為不真　此名害法　五陰不牢
已解不真　今還上跡

如是世尊我今所覺正謂此耳世尊
告曰善哉多耆奢善能觀察此五盛
陰本汝今當知夫為行人當觀察此
五陰之本皆不牢固所以然者當觀
此五盛陰時在道樹下成無上等正覺
亦如卿今日所觀爾時說此法時坐
上六十比丘漏盡意解爾時尊者多

者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尒時僧迦摩長者子往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是時長者子
白佛言唯願世尊聽在道次是時長
者子即得為道在閑靜之處剋己修
行成其法果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
出家學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更不復受胎如實知之是時僧
迦摩便成阿羅漢是時在閑靜之處
便生此念如来出現甚為難遇多薩
阿竭時時乃出亦如優曇鉢花時時
乃出此亦如是如来出現於世時時
乃有一切行滅亦復難遇出要亦難
愛盡無欲涅槃此乃為要尒時僧迦
摩婦母聞女壻作道人不復著欲捨
於家累又捐我女如棄聚唾尒時此
母往至女所而語女曰汝壻實作道
乎其女報曰女亦不詳為作道不耶
其老母曰汝今可自莊嚴著好衣裳
抱此男女往至僧迦摩所尒時母及
女共相將至僧迦摩所尒時尊者僧
迦摩在一樹下結加趺坐是時婦母

二人在前默然而立是時老母及女
觀僧迦摩從頭至足而語僧迦摩曰
汝今何故不與我女共語乎今此兒
女由汝而生汝今所為實為非理人
所不許汝今所思惟者非是人行是
時尊者僧迦摩即時便說此偈
此外更無善　此外更無妙　此外更無是
善念無過是
是時婦母語僧迦摩曰我女今有何
罪有何非法今何故捨之出家學道
是時僧迦摩便說此偈
臭處不淨行　瞋恚好妄語　嫉妬心不正
如來之所說
是時老母語僧迦摩曰非獨我女而
有此事一切女人皆同此耳舍衛城
中人民之類見我女者悉皆意亂欲
與交通如渴欲飲觀無猒足皆起想
著汝今云何捨之學道方更謗毀設
汝今日不用我女者汝所生男女還
自錄之尒時僧迦摩復說此偈
我亦無男女　田業及財寶　亦復無奴婢
眷屬及營從　獨步無有侶　樂於閑靜處
行作沙門法　求於正佛道　有男有女者

愚者所習行　我常無我身　豈有男女識
是時婦母男女聞說此偈已各作是
念如我今日觀察此意必不還家復
更觀察從頭至足長歎息已前自長
跪而作是語設身口意所造非法者
盡共忍之即遶三匝而退所在是時
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乞食遙見老母及女而問之曰向者
頗見僧迦摩乎其老母報曰雖見亦
不為見阿難報曰頗共言語乎老母
報曰雖共言語不入我意是時尊者
阿難便說此偈

欲使火生水　復使水生火　空法欲使有
無欲欲使欲

是時尊者阿難乞食已還詣祇樹給
孤獨園往至僧迦摩所在一面坐語
僧迦摩曰已知如真法乎僧迦摩報
曰我已覺知如真法也阿難報曰云
何覺知如真法乎僧迦摩報曰色者
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苦者即無
我無我者即是空也痛想行識皆悉
無常此無常義即是苦苦即無我
無我者即是空也此五盛陰是無常

義無常義者即是苦義我非彼有
彼非我有是時僧迦摩便說此偈
苦苦還相生 度苦亦如是 賢聖八品道
乃至滅盡處 更不還此生 流轉天人間
當盡苦原本 永息無移動 我今見空跡
如佛之所說 令得阿羅漢 更不受胞胎
是時尊者阿難歎曰善哉如眞之法
善能決了是時阿難便說此偈
善守梵行跡 亦能善修道 斷諸一切結
眞佛之弟子
尒時阿難說此偈已即從坐起而去
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尒
時阿難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尒時世
尊告諸比丘欲平等論阿羅漢當言
僧迦摩比丘是也能降伏魔官屬者
亦是僧迦摩比丘所以然者僧迦摩
比丘七變往降魔今方成道自今已
後聽七變作道過此限者則為非法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
比丘能降伏魔今方成道者所謂僧
迦摩比丘是尒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